



大会

Distr.: General
4 August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5(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第 [75/191](#)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报告该决议执行进展情况。报告介绍了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模式和趋势、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以及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

* [A/76/150](#)。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第 75/191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报告该决议执行进展情况。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0 年 6 月 11 日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

2. 本报告载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约谈的个人提供的信息，并载有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意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国政府继续与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秘书长感谢该国政府针对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交的临时报告所作的详细评论。¹ 本报告应与临时报告一并阅读。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体人权状况仍然令人严重关切，没有为改善遵守国际人权法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对一些部门实施制裁和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经济危机，这仍然是一个主要关切问题。法治障碍以及司法和问责机制薄弱等内部因素导致有罪不罚现象，使现有侵权行为长期存在，并增加未来侵权行为的风险。未能根据国际标准建立追责机制，而且没有为 2019 年 11 月举行的抗议活动中的侵权行为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便是例证。抗议者、人权维护者、律师和民间社会行为体继续受到恐吓、任意拘留和刑事起诉，有时会被判处死刑。妇女和少数群体继续面临根深蒂固的歧视。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概述

A. 死刑和任意剥夺生命

1. 死刑的使用情况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死刑的比率仍然是位于世界上最高之列。² 秘书长重申，他对在法律中列入一系列行为的死刑、违反公平审判标准判处死刑以及缺乏有关处决的官方数据表示关切。非政府组织报告说，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8 日期间，至少有 108 人被处决，其中包括 35 人因毒品犯罪而被处决。³ 这比 2020 年全年针对这类罪行执行的死刑多了 10 人，⁴ 这表明政府在 2017 年通过修订《禁毒法》为减少处决而采取的积极步骤出现了倒退。相比之下，2018 年和 2019 年

¹ A/HRC/47/22。

² 见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04/death-penalty-2020-middle-east-and-north-africa-dominates-list-of-worlds-top-executioners/。

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来文。也见 www.iranhr.net/en/articles/4755/；<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721/>和 https://iranhr.net/media/files/Rapport_iran_2021-gb-290321-BD.pdf。

⁴ A/HRC/47/22，第 5 段。

分别有 24 人和 30 人因毒品相关指控被处决。⁵ 2020 年，至少有 267 人被处决，其中包括 9 名女性。⁶

5.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8 日期间，俾路支少数民族有 26 人被处决，⁷ 其中大多数人是因毒品犯罪而被处决。⁸ 报告显示，2021 年迄今有大量少数群体成员被处决，包括库尔德人⁹ (八人因毒品犯罪)和阿拉伯人¹⁰ (国家安全指控，包括一项“武装抢劫”的指控，即拿起武器夺走他人生命或财产并在公众中制造恐惧的指控)。¹¹ 2021 年 2 月 28 日，阿拉伯少数民族 Ali Khasraji、Hossein Silawi 和 Naser Khafajian 被秘密处决。¹² 大批阿拉伯少数民族个人在被捕后仍被关押在死囚牢房或被迫失踪。2020 年，至少 69 名库尔德少数民族被处决。¹³ 最高法院维持了对 10 名库尔德政治犯的死刑判决，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在地球上传播腐败”、“与真主为敌”和“萨拉菲组织成员”。¹⁴ 该国政府声称，死刑是按照公平审判标准并以透明的方式执行的。

6. 2020 年，至少有两名抗议者被处决，八名抗议者被控犯有死刑罪行或被判处死刑。Amirhossein Moradi、Mohammad Rajabi 和 Saeed Tamjidi 因与 2019 年 11 月的抗议活动有关而被判处死刑。2020 年 12 月，最高法院接受了他们的重审请求，但重审已经推迟了三次。¹⁵ 2021 年 6 月 14 日，Moradi 先生被转移到沙普尔拘留中心，接受针对他的新案件的调查。¹⁶ 2020 年 7 月，最高法院维持了对 Mehdi Salehi Ghaleh Shahrokhi、Mohammad Bastami、Majid Nazari Kondari、Hadi Kiani 和 Abbas Mohammadi 的死刑判决，这些人与 2017 年和 2018 年的抗议活动有关。¹⁷ 秘书长关切地注意到，对示威者使用未经证实的谋杀指控为判处死刑辩护。典型案例包括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和 9 月 12 日处决 Mostafa Salehi 和 Navid Afkari。¹⁸ 此外，对行使表达自由权利的个人判处死刑。网站和电报频

⁵ 见 https://iranhr.net/media/files/Rapport_iran_2019-GB-BD.pdf 和 https://iranhr.net/media/files/Rapport_iran-GB.pdf。

⁶ 见 https://iranhr.net/media/files/Rapport_iran_2021-gb-290321-BD.pdf。

⁷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⁸ 同上。另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721/>。

⁹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⁰ 同上。

¹¹ 同上。

¹² 同上。另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38642021ENGLISH.pdf。

¹³ 同上。

¹⁴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⁵ 同上。另见 www.reuters.com/article/uk-iran-death-sentence-retrial-idUSKBN28F0BO。

¹⁶ 见 www.Radiozamanah.com/673248/。

¹⁷ 同上。另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350/>。

¹⁸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道 Amadnews 的创始人 Ruhollah Zam 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因“在地球上传播腐败”等罪行被处决。¹⁹

2. 处决少年犯

7. 秘书长一直呼吁停止处决少年犯。²⁰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批准的国际人权文书，绝对禁止处决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²¹ 伊斯兰《刑法典》将女童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保持在回历年 9 岁，在儿童被判犯有 qisas(同态复仇)或 hudud(固定刑)罪行的案件中，男孩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回历年 15 岁。虽然《刑法典》第 91 条赋予法官免除儿童死刑的自由裁量权，但对少年犯继续判处死刑表明，该条款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少年犯等待处决的时间长达十多年，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可能相当于酷刑。

8. 2020 年，至少 4 名少年犯被处决。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了其中两个人的处决。Mohammad Hassan Rezaiee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被处决，这起案件表明存在公平审判的问题，包括逼供。²² 截至 2021 年 3 月，85 多名少年犯仍被关押在死囚牢房，在本报告定稿时，包括 Arman Abdolali、Hossein Shahbazi 和 Ali Arjangi 在内的一些少年犯面临被处决的风险。伊朗政府强调了当局的总体政策，即鼓励和解并为支付 diya(血金)提供财政赠款，以及为促进这项政策而设立的各种机构实体。秘书长关切地注意到，这些努力似乎并未排除在这三起案件中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对少年犯适用死刑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秘书长呼吁修订《刑法典》，禁止对所指控罪行发生时未满 18 岁的人判处死刑，并废除死刑。

3. 在和平集会期间和边防官员过度使用武力

9. 根据人权高专办的一项分析，除其他外，安全官员、边境官员和执法人员过度使用武力。没有关于国家行为体过度使用武力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官方统计数字。

10. 秘书长以前的报告记录了 2019 年全国示威活动中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其中包括安全部队对抗议者使用实弹和暴力。²³ 唯一被授权控制抗议的官方力量是防暴特种部队(yeganeh vize)，根据法律，他们只能使用非致命性的防暴控制装置。²⁴ 尽管如此，报告显示，一系列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队使用机枪、狙击步枪、重武器和散弹枪。²⁵

11.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8 日期间，至少有 24 名 kolbar(边境信使)和 sookhtbar(燃料信使)因有关方面过度使用武力而被杀，他们主要来自库尔德人和

¹⁹ 见 <https://cpj.org/data/people/roohollah-zam/>。

²⁰ 例如，见 A/75/287，第 61 段和 A/HRC/43/20，第 66 段。

²¹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和《儿童权利公约》，第 37 条。

²²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637&LangID=E。

²³ A/75/287，第 14 至 21 段和 A/HRC/47/22，第 12 段。

²⁴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²⁵ 同上。

俾路支少数民族。²⁶ 这包括 2021 年 2 月 22 日伊斯兰革命卫队杀害 10 名燃料信使。²⁷ 2020 年，边境官员使用武力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约 60 名边境信使死亡，170 多人受伤。²⁸ 当局没有对这些杀戮事件进行调查，导致这些罪行继续逍遥法外。政府强调边境安全形势具有挑战性，并注意到其努力支持边境信使的稳定就业机会，包括在 2020 年为信使创造 3 500 个创业机会和 11 000 个工作岗位。

4. 任意剥夺拘留中的生命

12. 目前还没有关于在押死亡人数的官方数据。报告的案例表明，一些死亡是由于酷刑、拒绝给与治疗或两者兼而有之造成的。报告显示，警察、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队实施了酷刑，但没有证据表明有一个能够有效调查此类侵权行为的监督系统。²⁹ 报告的案例包括 2021 年 1 月 Mehrda Taleshi 在 Evin 监狱和 Babman Uqabi 在 Kermanshah Dizelabad 监狱死于酷刑。³⁰ 自 2003 年以来，据报告，至少有 32 名政治犯在国家羁押期间死亡，要么死于酷刑，要么死于虐待，包括拒绝给予医疗。³¹ 政府曾指出，伊朗法律禁止酷刑。

13. 被拘留期间得不到适当医疗照顾的情况继续令人关切，政府否认了这一指控。数量惊人的囚犯，特别是人权捍卫者、良心犯、环境工作者和政治犯，在监狱中病情危重，或病情严重得不到治疗。除了 Behnam Mahjoubi 因前一份报告中详述的情况而在狱中死亡外，³² 2021 年 6 月 5 日，政治犯 Sassan Niknafs 在狱中意识减退后在医院死亡。³³ 自 2020 年 7 月以来，Niknafs 先生一直在大德黑兰中央监狱服刑五年，尽管法律医疗组织评估称，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他无法承受监禁。³⁴ Mohammad Nourizad、³⁵ Saeed Eghbali³⁶ 和 Hossein Sepanta 等政治犯和民权活动家被拒绝接受紧急医疗。³⁷

²⁶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²⁷ 见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852&LangID=E>。

²⁸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也见 <https://hengaw.net/en/news/statistical-report-on-the-human-rights-situation-in-iranian-kurdistan-during-2020>。

²⁹ 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28912020ENGLISH.PDF。

³⁰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³¹ 同上。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6/iran-election-political-prisoners-dying-under-candidate-raisis-watch/>。

³² A/HRC/47/22，第 17 段。

³³ 见 www.isna.ir/news/1400031712322/。

³⁴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763/>。

³⁵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³⁶ 见 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29548/。

³⁷ 见 www.en-hrana.org/political-prisoner-hossein-sepanta-facing-ongoing-medical-negligence-in-adelabad-prison。

14. 秘书长回顾，各国有责任关心被国家剥夺自由的个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全。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所指出，“高度注意的义务是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保护这些个人的生命。除其他外，这项职责包括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护理和适当地定期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³⁸ 在某些情况下，拘留期间死亡可能相当于任意剥夺生命。秘书长敦促当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囚犯和其他个人在国家羁押期间死亡。

15. COVID-19 在人满为患、缺乏住宿和基本卫生设施的监狱中的传播，给囚犯的生命带来了额外的风险。³⁹ 据报道，COVID-19 在监狱中蔓延造成数名囚犯死亡，其中包括 2020 年 8 月 Salem Zand 在扎赫丹监狱⁴⁰ 和 Kazim Ibadi 在阿尔达比勒监狱的死亡。⁴¹ 秘书长在承认当局于 2020 年 2 月和 3 月为防止这一大流行病在监狱中蔓延而实施的临时释放计划的同时，重申他对某些类别的囚犯被过多地排除在外表示关切，包括政治犯、抗议者、律师和人权捍卫者。⁴² 一些政治犯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多年，一天也没有准假。Maryam Akbari Monfared 因参加 2009 年的抗议活动而被判处 15 年监禁，在过去的 12 年里一直被监禁。在她提出正式申诉，寻求对 1988 年处决政治犯(包括她的兄弟姐妹)进行官方调查后，对她的骚扰增加了。⁴³ Zeinab Jalian 是一名库尔德政治犯，因“与真主为敌”被判无期徒刑，自 2008 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中，没有准假。⁴⁴

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几名女性政治犯被转移到卡谢克监狱。这座监狱最初是作为一个工业养鸡场开发的，缺乏作为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狱所需的基础设施。⁴⁵ 它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也没有足够的厕所，造成了高度污染和危险的环境。⁴⁶ 大德黑兰中央监狱也有类似的令人担忧问题。⁴⁷ 特别是，缺水是一个关键问题，迫使囚犯购买日常用水。⁴⁸

³⁸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25 段。

³⁹ A/HRC/43/61。另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345&LangID=E。

⁴⁰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⁴¹ 同上。

⁴² A/75/287，第 31-36 段。

⁴³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2861> 和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3162>。

⁴⁴ 见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3605/2021/en/。

⁴⁵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en-hrana.org/qarchak-womens-prison-irans-largest-womens-prison 和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5/iran-prison-doctors-abuse-and-deny-treatment-to-persecuted-women/。

⁴⁶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19/08/prisoners-in-irans-gharchak-prison-for-women-protest-inhumane-living-conditions/>。

⁴⁷ A/HRC/43/61，第 61 段。

⁴⁸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B. 诉诸司法和追究责任

1. 追责的障碍

17. 现有信息表明，国家当局为防止侵犯人权和提供有效补救而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者充其量是不够的。缺乏正当程序和恐吓律师的行为加剧了有罪不罚的气氛。报告表明，司法机构未能发挥独立作用，侵犯人权和犯罪行为似乎是压制和阻止被认为或真实的政治反对派的政策组成部分。⁴⁹

18. 伊朗主管当局既没有及时公正地调查国家特工在 2019 年全国抗议⁵⁰ 和 2020 年 1 月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 752 航班被击落⁵¹ 期间使用致命武力的行为，也没有确保按照国际人权法和标准追究责任，尽管伊朗国内和国际社会一再呼吁要追责。伊朗政府声称，它履行了与 752 航班被击落有关的所有国际义务。该政府提到与乌克兰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双边谈判，并否认逮捕任何对受害者表示同情的人。秘书长注意到政府决定向 752 航班遇难者家属支付赔偿，但他强调，经济赔偿并不能取代全面追究坠机肇事者的责任。秘书长仍然对 2019 年 11 月抗议活动后对抗议者的起诉感到关切，至少有 500 人受到刑事调查，并有报告称，他们受到不人道待遇和酷刑，以承认与反对派团体或外国政府有关联。⁵² 鉴于使用涉及“与真主为敌”的指控是死罪，在革命法院的起诉中侵犯公平审判权和标准的行为尤其令人关切。⁵³

19. 与过去的侵权行为有关的有罪不罚现象也很普遍。2021 年 4 月，当局发布命令，拒绝巴哈伊社区成员将死者埋葬在 Golestan 公墓的专用空间，迫使他们转而使用现有坟墓之间的空间或 Khavaran 万人坑遗址，⁵⁴ 据信那里埋葬着 1988 年夏天强迫失踪和即决处决的受害者。⁵⁵ 这项命令是一系列据称旨在销毁当时处决政治异见人士的证据，以及对呼吁真相和追责的受害者家属进行骚扰和刑事起诉的一系列报道中的最新一项。⁵⁶

2. 酷刑与正当程序

20. 秘书长对记录在案的酷刑和虐待儿童、妇女和男子的案件数量感到震惊。证词、照片、音频文件和法医证据显示，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存在从身体和

⁴⁹ 同上。

⁵⁰ A/75/287，第 14 至 21 段；以及 A/HRC/47/22，第 12 段。

⁵¹ A/75/287，第 22 段。

⁵²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也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28912020ENGLISH.PDF。

⁵³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⁵⁴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04/iran-stop-destruction-of-mass-grave-site-and-allow-dignified-burials-of-persecuted-bahais/和 www.bic.org/news/iranian-authorities-prohibiting-bahais-dignified-burial。

⁵⁵ 同上。

⁵⁶ 同上。

精神上胁迫认罪的模式。司法系统在调查期间严重依赖供词似乎是酷刑的主要诱因，据报道，实施酷刑的行为主体包括警察、警察情报单位、情报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安全部队。虽然国内法律规定在法庭上使用逼供是无效的，但证词显示，法官往往拒绝调查酷刑指控，而依赖逼供作为定罪的证据。伊朗政府驳斥了所有提及酷刑指控的说法。

21. 单独监禁和长期审前拘留继续引起关注。⁵⁷ 使用长期单独监禁可能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⁵⁸ 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禁止无限期和长期单独监禁。例如，Habib 和 Vahid Afkari 自 2020 年 9 月 5 日以来被单独监禁，据称是为了报复询问他们的兄弟 Navid Afkari 的命运和下落，Navid Afkari 后来被处决。⁵⁹ 据报道，他们多次遭到棍棒和电缆殴打，并以死亡和监禁、杀害、性侵犯或以其他方式伤害家人相威胁。2021 年 6 月 12 日，在抗议继续单独监禁时，据报家庭成员遭到便衣国家特工殴打。⁶⁰ 2021 年 6 月 14 日，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对 Vahid Afkari 的重审请求。鉴于有关严重违反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指控，秘书长呼吁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公平审判标准立即审查他们的案件。Ali Younesi 和 Amirhossein Moradi 这两名学生自 2020 年 4 月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埃文监狱的审前拘留中，期间被单独监禁，据报告遭受酷刑和虐待。⁶¹ 据报道，他们只被允许有限地进行露天活动和打电话。

22. 秘书长回顾，在司法程序过程中缺乏有效、有意义的法律代表是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公平审判标准。律师为客户辩护的能力往往受到国家主管当局的行为或不作为的阻碍，包括不提供有关开庭日期的必要文件和信息、对探访客户的限制和骚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8 条，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个人只能从司法机关预先批准的名单中选择律师。⁶² 秘书长注意到政府声称，司法机关已提议修正第 48 条，删除对预先核准名单的提法，并呼吁当局确保在调查和司法程序的所有阶段获得有效法律代表的权利，包括由被告自己选择律师的权利。政府强调了 2020 年采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包括《减少酌定刑监禁法》，表明当局打算改善司法系统，确保被告的权利。

⁵⁷ A/HRC/47/22，第 24 和 25 段。

⁵⁸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第 6 段。

⁵⁹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和 A/HRC/47/22，第 7 和 22 段。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09/witness-to-the-torture-of-executed-champion-wrestler-navid-afkari-held-incommunicado>；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4250/2021/en/；<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736/>和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4349/2021/en/。

⁶⁰ 见 <https://p.dw.com/p/3ungz>。

⁶¹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⁶² A/74/273，第 12 段。

3. 律师和人权维护者

2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被捕或判刑的人权维护者和律师包括儿童权利捍卫者 Afsaneh Azimzadeh(于 2020 年 12 月)⁶³ 和妇女权利捍卫者 Tahmineh Mofidi(于 2021 年 1 月)。⁶⁴ 2021 年 1 月, 上诉法院确认对女权捍卫者兼记者 Raheleh Askarizadeh 的判决为两年监禁, 以及两年旅行禁令和禁止媒体、政治和社交媒体活动。⁶⁵ 2021 年 1 月, 上诉法院还确认民权活动家 Jila Karamzadeh Makvandi 被判处 6 年监禁, 罪名是“集会和串通危害国家安全”和“宣传反对国家”。⁶⁶ 2021 年 4 月, Karamzadeh 和 Askarizadeh 女士被传唤服刑。

24. 2021 年 2 月, 在 Hoda Amid 与社会学家 Najmeh Vahedi 举办了关于妇女权利的研讨会后, 她因“在妇女和家庭问题上与敌对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合作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被维持 8 年监禁。Najmeh Vahedi 的 7 年监禁判决在同一案件中维持不变。⁶⁷ 2021 年 2 月, 革命法庭判处律师 Reza Eslami 7 年监禁, 罪名是他通过参加捷克的一门法律培训班, 与“敌国”合作。⁶⁸ 代表哈夫塔普甘蔗公司工会的律师 Farzaneh Zilabi 于 2021 年 5 月被传唤出庭。⁶⁹ 她被控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罪名, 并被停职 6 个月。2021 年 6 月 13 日, 律师 Amirsalar Davoodi 在最高法院批准他的重审请求后被暂时释放。⁷⁰ Mohammad Najafi 和 Giti Pourfazel 这两位律师仍被监禁。

25. 2021 年 3 月, 德黑兰一家上诉法院将 Saba Kord Afshari 的刑期减至七年半, 原因是他抗议强制面纱法律。她仍然被拘留, 被拒绝接受治疗, 并遭到狱警的身体攻击。她的母亲 Raheleh Ahmadi 仍因抗议面纱法律而被任意拘留。⁷¹ 秘书长注意到, 因和平倡导妇女权利而入狱的 Yasaman Aryani、Monireh Arabshahi 和 Mojgan Keshavarz 已经减刑, 但仍对她们的监禁、健康状况和探视权被剥夺表示关切。⁷² 秘书长欢迎人权维护者 Arash Sadeghi 在服刑五年半后根据减刑法于 2021 年 5 月 1 日获释。⁷³

⁶³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28535/。

⁶⁴ 同上。另见 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28650/。

⁶⁵ 同上。另见 <https://journalismisnotacrime.com/en/wall/rahaaskarizadeh/>。

⁶⁶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⁶⁷ 同上。另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sites/default/files/iran_-_ua-_najmeh_vahedi_hoda_amid_16_feb_2021_en.pdf。

⁶⁸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28731。

⁶⁹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743/>。

⁷⁰ 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amirsalar-davoudi-released-temporarily-bail-after-spending-two-years-and-seven-months-detention。

⁷¹ 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prison-sentence-saba-kord-afshari-reduced-7-years-and-6-months。

⁷²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⁷³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arash-sadeghi-released-prison。

26. 继续以亲属为目标，对人权维护者和律师提出新的指控，以延长他们的任意拘留时间。秘书长欢迎 Nasrin Sotoudeh 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暂时获释，但仍对她因从事作为人权捍卫者的律师的职业而被定罪感到关切。⁷⁴ 2021 年 2 月，她的丈夫 Reza Khandan 的银行账户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冻结。此前，他本人曾因捍卫人权而被拘留。⁷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指出，Sotoudeh 女士已三次获准休假，并可在监狱中获得医疗服务和探视。同样令人关切的是，Farangis Mazloun 被判处 18 个月监禁，罪名是她主张反对其儿子、人权维护者和长期囚犯 Soheil Arabi 的拘留条件。⁷⁶ 2021 年 5 月，自 2013 年以来一直被拘留的 Arabi 先生被传唤参加对他新指控的审讯。⁷⁷ Narges Mohammadi 于 2020 年 10 月获释，2021 年 5 月又被判处 30 个月监禁。⁷⁸ 6 月 12 日和 17 日，Mohammadi 女士在探望遇害抗议者和被监禁律师的家属时，遭到国家特工的暴力殴打和威胁。⁷⁹ 2021 年 4 月 12 日，Golrokh Iraee 被告知，德黑兰革命法院第 26 分院在缺席的情况下她又被判处一年监禁、两年旅行禁令和两年禁止参加政党和团体。⁸⁰ 政府否认任何人因其职业而被逮捕或起诉。

27. 令人关切的是，一些人权维护者和其他囚犯被转移到远离家人的监狱，据报道目的是孤立他们。⁸¹ 令人关切的还有关于将人权捍卫者和政治犯转移到暴力罪犯看守所的报道。被转移的人包括 Iraee 女士、⁸² Aryani 女士、Arabshahi 女士、⁸³ Monfared 女士、Kord Afshari 女士、Keshavarz 女士、Sepideh Farhan、Sakineh Parvaneh 和 Sotoudeh 女士。⁸⁴

⁷⁴ A/74/273，第 31 段。

⁷⁵ 见 www.iranhumanrights.org/2019/01/iran-sentences-men-who-supported-womens-protests-against-compulsory-hijab-to-six-years-prison。

⁷⁶ 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soheil-arabi-acquitted-new-charge。

⁷⁷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soheil-arabi-summoned-hearing-same-charge-he-has-recently-been-acquitted。

⁷⁸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⁷⁹ 见 www.iranhumanrights.org/2021/06/prominent-activist-in-iran-fears-life-is-in-danger-after-violent-confrontations/。

⁸⁰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golrokh-irae-sentenced-absentia。

⁸¹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3/iranian-courts-are-unlawfully-banishing-political-prisoners-into-prison-exile/>。

⁸² 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golrokh-irae-sentenced-absentia。

⁸³ 见 www.iranhumanrights.org/2020/10/iran-moving-women-political-prisoners-to-jails-with-common-criminals/和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saba-kord-afshari-ends-hunger-strike。

⁸⁴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saba-kord-afshari-ends-hunger-strike。

4. 环境工作者

28. 来自波斯野生动物遗产基金会的 7 名环境工作者仍因间谍指控而被拘留。⁸⁵ 自 2018 年 1 月和 2 月被捕以来，其中只有 3 人在 2021 年 3 月休假了几天。2021 年 5 月，英美裔伊朗人 Morad Tahbaz 被单独监禁 6 周，6 月被送回集体监狱。他的严重健康状况没有得到任何医疗护理，尽管服刑已满三分之一，但也没有获准休假。据报道，至少有两名环境工作者受到心理折磨和威胁。秘书长重申，他对其中一名环境工作者 Niloufar Bayani 被定罪表示关切，部分原因是她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担任咨询人。Bayani 女士声称在审讯期间受到虐待、酷刑和性骚扰，目前正面临一起新的诽谤案。⁸⁶ 在提交报告时，几名环境工作者已经服刑三分之一，因此根据伊朗法律有资格获得假释。

5. 双重国籍公民和外籍公民

29. 一些外籍公民和双重国籍公民因未经证实的间谍指控而被拘留，之后又受到不公正的审判，仍令人严重关切。瑞典籍伊朗人 Ahmadsreza Djalali⁸⁷ 自 2020 年 11 月起被单独监禁，准备接受处决，2021 年 4 月又被送回集体牢房。⁸⁸ 他健康状况不佳，且持续面临处决风险，令人严重担忧他的生命安全。2021 年 3 月，英籍伊朗人 Nazanin Zaghari-Ratcliffe 获得释放，后又因实施“反制度宣传”于 2021 年 4 月被新判处一年监禁，并被禁止旅行一年。⁸⁹ 2020 年 7 月，奥地利籍伊朗人 Massud Mossaheb 的 10 年监禁判决获得维持，该判决部分基于逼供，国家电视台随后播放了供认过程。Mossaheb 先生患有若干严重疾病，但其获得适当治疗的请求遭到了拒绝。⁹⁰ 据报道，奥地利籍伊朗人 Kamran Ghaderi 和英美双重国籍伊朗人 Morad Tahbaz 也曾有过缺乏治疗的遭遇。美籍伊朗人 Baquer Namazi 继续获准保外就医，但被禁止离境。他的儿子 Siamak Namazi 仍被监禁。据报道，英籍伊朗人 Anoosheh Ashoori 遭受酷刑和长期单独监禁，被迫签署了供词。2021 年 2 月，Ashoori 先生的通话机会被暂时剥夺，致使其无法与家人联系。⁹¹ 本报告所述期间，新发生的拘留案件包括情报人员于 2020 年 7 月逮捕和拘留德籍伊朗人 Jamshid Sharmahd。⁹² 他的下落仍然不明，据报道，他的慢性病正在恶化。⁹³ 据

⁸⁵ 见 www.irna.ir/news/82927394 和 www.ensafnews.com/216369。

⁸⁶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02/conservationist-niloufar-bayani-iran-torture-and-sexual-threats-detailed-in-letters-by-jailed-former-un-environment-consultant/>。

⁸⁷ [A/HRC/WGAD/2017/92](https://www.unhcr.org/refugees/2017/92)。

⁸⁸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⁸⁹ 同上。

⁹⁰ 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33012020ENGLISH.pdf。

⁹¹ 见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feb/19/briton-held-in-iran-completely-shut-off-after-losing-phone-access。

⁹²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12/abducted-german-iranian-denied-choice-of-attorney-whereabouts-still-unknown/>和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3993/2021/en/。

⁹³ 见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3993/2021/en/；<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12/abducted-german-iranian-denied-choice-of-attorney-whereabouts-still-unknown/>和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6/ailing-german-national-remains-detained-in-iran-without-access-to-counsel/>。

报道,德籍伊朗人 Nahid Taghavi 自 2020 年 10 月被捕以来一直被长期单独监禁,与家人的联系有限,她选择的律师也被拒绝为她提供代理服务。⁹⁴ 据报道,Taghavi 女士于 2021 年 4 月因未具体说明的安全指控接受了审判。⁹⁵

6. 妇女和儿童

30.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在法律和实践中根深蒂固,且常常援引宗教作为正当理由。秘书长仍感到关切的是,伊朗政府没有采取切实步骤履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是极少数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如本报告所述,当局继续对倡导妇女权利的男女进行刑事起诉和骚扰。伊朗政府强调,《宪法》保障妇女的权利和平等,并指出政府已采取措施在所有领域促进妇女权利,包括为此落实第六个国家发展计划和 2020 年《司法安全文件》。伊朗政府还指出,未批准《公约》的一个原因是国内法优先。

31. 警察、志愿军和“道德警察”执行强制蒙面法律,仍然令人担忧。若不戴头巾出现在公共场合,会受到监禁处罚。秘书长关切地注意到,通过和平运动等形式抗议强制蒙面的人,如“革命街女孩”和“我的隐形自由”等运动参加者,被盯上并遭到监禁和恫吓。⁹⁶ 伊朗国政府强调,每个社会都有自己基于文化特性或传统的着装规范,违者理应受到法律惩罚。

32. 秘书长注意到 2021 年 1 月 13 日提交议会的关于“维护妇女尊严和保护妇女不受暴力侵害”的法案通过了审定,并再次表示关切的是,该法案未将童婚或婚内强奸定为犯罪,也未就防止暴力和确保获得补救规定有效措施。⁹⁷

33. 秘书长对试图逆转妇女和女童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的立法倡议表示关切。2021 年 4 月,监护委员会将关于“年轻人口和保护家庭”的法案草案发回议会。⁹⁸ 该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对妇女和女童的隐私权、健康权和生命权构成相当大的侵犯,并将逆转该国先前受到称赞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法案将限制妇女和女童已经受到限制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严格限制和禁止自愿绝育、堕胎和获得现代避孕用品、服务和信息。秘书长呼吁当局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都能获得安全、平价的现代避孕方法、服务和信息,这符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保障的健康权。⁹⁹

⁹⁴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11/concern-grows-over-german-iranian-women-held-in-solitary-at-evin-prison/>和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3588/2021/en/。

⁹⁵ 见 www.dw.com/en/daughter-of-evin-prisoner-nahid-taghavi-stay-loud-for-all-political-prisoners/a-56195398。

⁹⁶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⁹⁷ 见 <http://women.gov.ir/fa/news/14159/>和 A/HRC/47/22, 第 37 段。

⁹⁸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⁹⁹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

7. 少数群体

34. 宗教、族裔或性少数群体成员除遭受本报告所述其他侵权行为之外，还继续受到歧视。2021 年 1 月，100 多名库尔德民间社会活动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至少 34 人被判处监禁，据报道，其中一些人被判处长达 26 年的监禁。¹⁰⁰ 伊朗政府强调所有伊朗人权利平等。

35. 同样令人关切的是，将倡导少数群体权利定为犯罪行为。Zara Mohammadi 和 Anisa Jafari-Mehr 因教授库尔德语言文化而遭到起诉，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2021 年 2 月，Mohammadi 女士的监禁判决获得维持，但刑期减少到了 5 年。¹⁰¹ 2020 年 11 月，Jafari-Mehr 女士在家中被安全部队人员逮捕，并被转移到了未知地点。2021 年 2 月，她收到传唤出庭。¹⁰² 2020 年 7 月，Abbas Lisani 因维护突厥语少数民族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并抗议政府政策，而受到了国家安全相关指控，最高法院以此维持了判处 Abbas Lisani 15 年监禁的判决。¹⁰³ 最近，他拒绝摄入任何液体，以此表达对拘留条件的抗议。¹⁰⁴ 同样，2014 年，Alireza Farshi 因在国际母语日进行和平活动而受到了国家安全相关指控，并被因此定罪监禁，目前正因他的倡导活动而面临新的指控。¹⁰⁵ 据报道，他遭受了当局实施的身体暴力，并被从埃温监狱转移到了 Fashafuyeh 监狱。¹⁰⁶

C. 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及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

1. 总统选举

36. 总统选举定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举行。2021 年 5 月初，监护委员会宣布，除了《宪法》第 2 条和第 115 条中已经包含的限制性和歧视性标准外，候选人还应满足 12 项新增标准。¹⁰⁷ 伊朗政府解释称，新增标准是对现有标准作出的解释。2021 年 5 月 25 日，监护委员会核准了 7 名男性候选人，取消了其他 585 名候选人的资格，其中包括 40 名女性。¹⁰⁸

¹⁰⁰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hrw.org/news/2021/02/03/joint-letter-urgent-international-action-needed-secure-release-kurdish-activists。

¹⁰¹ 见 www.iranhr.net/en/articles/4620/ 和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woman-human-rights-defender-zahra-mohammadi-sentenced。

¹⁰²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cpj.org/data/people/anisa-jafari-mehr/>。

¹⁰³ 同上。另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355/> 和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31302020ENGLISH.pdf。

¹⁰⁴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⁰⁵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2/non-persian-mother-languages-treated-as-national-security-threat-in-iran/> 和 www.iranhumanrights.org/2017/02/civil-rights-activist-turkish/。

¹⁰⁶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⁰⁷ 见 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ir/ir001en.pdf 和 www.tasnimnews.com/fa/news/1400/02/18/2499308/。

¹⁰⁸ 见 www.tasnimnews.com/fa/news/1400/03/04/2509394/。

37. 若干运动呼吁抵制选举，抵制原因有多种，包括选举不民主，以及民众对统治阶层日益不满。¹⁰⁹ 5月25日，司法部门证实，已向媒体发出警告，勿对总统候选人进行批判性报道。¹¹⁰ 据报道，在选举之前，试图报道现任司法部门负责人、总统候选人易卜拉欣·莱希背景的记者受到了传唤。¹¹¹

38.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民主治理的核心。¹¹² 在诚信选举中进行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与不受歧视的权利、意见和表达自由的权利、结社自由的权利及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等其他人权有内在联系。¹¹³ 伊朗政府指出，经民众投票通过的《宪法》保障全体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39. 秘书长指出，2021年是前总统候选人迈赫迪·卡鲁比和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以及穆萨维先生的配偶扎哈拉·拉纳瓦德被软禁十周年，并再次呼吁释放上述人员。¹¹⁴

2. 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及和平集会自由

40. 公民空间继续遭到压制，包括将行使结社自由权及和平集会权定为犯罪行为，并继续干预媒体独立。¹¹⁵ 秘书长再次呼吁法院撤回2021年3月解散伊玛目阿里大众学生救助会的判决，允许救助会及其成员不受干扰地运作。¹¹⁶ 6月20日，该非政府组织又有两名成员受到传唤。

41. 当局对组织和参加劳工权利和社会经济条件相关示威活动的人员实施骚扰和恐吓，尤其令人关切。¹¹⁷

42. 秘书长对劳工维权人士 Jafar Azimzadeh 于2021年4月获释表示欢迎。¹¹⁸ 尽管如此，在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期间，有超过37名工人和劳工维权人士

¹⁰⁹ 见 <https://p.dw.com/p/3tX51>。

¹¹⁰ 同上。另见 www.mehrnews.com/news/5220208/。

¹¹¹ 见 www.ifj.org/media-centre/news/detail/category/press-releases/article/iran-growing-harassment-of-journalists-as-presidential-election-campaign-begins.html 和 www.mehrnews.com/news/5220208/。

¹¹²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1段。

¹¹³ 同上，第12、15和19段；第37号一般性意见(2020年)，第100段。

¹¹⁴ [A/67/327](#)，第28段。

¹¹⁵ [A/HRC/47/22](#)，第44段。

¹¹⁶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141&LangID=E；[A/HRC/47/22](#)，第42-44段；www.kayhan.ir/fa/news/191280；<http://kayhan.ir/fa/news/158067> 和 www.hrw.org/news/2021/03/10/iran-joint-statement-court-ordered-dissolution-prominent-charity-group。

¹¹⁷ [A/HRC/47/22](#)，第44-47段。

¹¹⁸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jafar-azimzadeh-released-prison。

被捕，46 人被判处监禁或鞭刑。¹¹⁹ 2020 年 10 月，伊斯兰革命卫队特工逮捕了劳工维权人士 Mehran Raouf 等人。¹²⁰ Mehran Raouf 被单独监禁长达几个月，并于 2021 年 4 月和 6 月出庭受审，其所受指控不详。¹²¹ 2021 年 2 月，先前曾获得赦免的哈夫特塔佩蔗糖厂的退休工人、劳工维权人士 Ali Nejati 因开展维权活动而被判处 5 年监禁，并被传唤入狱服刑。¹²² 其他劳工维权人士继续遭到任意拘留，其中包括自 2016 年以来因劳工维权活动入狱的教师 Esmail Abdi。他被处以 10 年监禁并适用缓刑，而 2020 年 5 月，其 10 年监禁刑罚又恢复执行。¹²³ 2021 年 3 月，Abdi 先生被从埃温监狱转移至 Raja'i Shahr 监狱，据报道，监狱拒绝为其提供医疗护理。¹²⁴ 2020 年 10 月，Arash Johari 遭到逮捕，据报道，他被单独监禁，2021 年 1 月，被以国家安全相关指控为由判处 16 年监禁。¹²⁵ 2020 年 11 月，Davood Rafiei 因抗议自己遭遇无理由解雇而被处以 74 次鞭刑。¹²⁶

43. 有几名记者因其报道工作而被定罪监禁，包括被控“散布虚假新闻”。¹²⁷ 2021 年 1 月，《Nour-e Azadi》杂志总编辑 Reza Taleshian Jelodarzadeh 因“扰乱舆论”和“散布反建制宣传”而被捕入狱 3 年，部分原因是他在社交媒体上所发帖子。¹²⁸ 2021 年 1 月，库尔德记者、《Aigrin Roj Weekly》编辑 Mahmoud Mahmoudi 因签署反对大规模逮捕库尔德活动人士的信而遭到逮捕，并被拘留在一个秘密地点。¹²⁹ 2021 年 2 月，摄影记者 Nooshin Jafari 因“侮辱圣贤”和“实施反制度宣传”而被捕入狱，刑期 4 年。¹³⁰ Arash Ganji 因翻译一本书而受到国家安全相关指控，并被

¹¹⁹ 同上。另见 <http://www.en-hrana.org/iranian-labor-rights-activists-and-workers-face-ongoing-rights-violations-a-statistical-look-at-the-situation-of-iranian-workers-over-the-past-year>。

¹²⁰ 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37432021ENGLISH.pdf。

¹²¹ 见 www.thenationalnews.com/world/europe/nahid-taghavi-and-mehran-raouf-return-to-solitary-confinement-after-iran-court-appearance-1.1213736 和 www.thenationalnews.com/world/europe/trial-of-activists-in-iran-delayed-by-10-days-over-access-to-lawyers-1.1241042。

¹²²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3/traditional-new-year-furloughs-and-other-privileges-denied-to-irans-political-prisoners/>。

¹²³ 见 www.iranhumanrights.org/2020/06/prominent-teachers-rights-activist-facing-additional-years-in-prison。

¹²⁴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²⁵ 同上。另见 www.amnesty.org.uk/urgent-actions/british-iranian-labour-activist-detained。

¹²⁶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²⁷ 见 <https://cpj.org/2021/03/iran-convicts-5-newspaper-and-news-agency-employees-on-false-news-charges/>。

¹²⁸ 见 <https://cpj.org/2021/02/iran-arrests-journalist-reza-taleshian-jelodarzadeh/>。

¹²⁹ 同上。

¹³⁰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cpj.org/2021/02/iranian-journalist-nooshin-jafari-begins-4-year-jail-term-on-propaganda-and-insult-charges/>。

判处 11 年监禁，2021 年 2 月，这一判决获得维持。¹³¹ Ganji 先生被判刑之前，2020 年 10 月，伊朗作家协会的三名成员因反对审查制度而入狱开始服刑。¹³² 2021 年 5 月，记者 Najaf Mehdipour 因不明罪名而被拘留，¹³³ 而一家上诉法院确认了对因参加五一劳动节集会而于 2020 年 12 月被捕的《Iran-e Farda》杂志编辑 Kayvan Samimi 的定罪，但减轻了原判监禁刑罚。¹³⁴ 此外，继续有报道指出，为海外波斯语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及其家人受到了威胁。¹³⁵

44. 表达自由的在线行使仍受到严格限制，互联网和电信服务继续遭遇关闭和中断，特别是在发生抗议活动时。¹³⁶ 网上审查继续，仍有人因为在 Instagram、Telegram 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帖子而被捕，包括被控“侮辱伊斯兰教先知”、“与反对派团体建立联系”和“侮辱警察”。¹³⁷

45. 当前的立法提案，包括关于“整顿社交媒体”、“防止和打击在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信息、新闻和内容的规定”和“数据和信息发布规定”的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将进一步限制网络平台访问权限，压制表达自由的行使和在线获取信息的权利。¹³⁸

D. 适当生活水准权、COVID-19 疫情应对情况和制裁的影响

1. 贫困和经济形势

46. 经济危机深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高企，基本服务不断恶化，对儿童、妇女和男子的生活状况产生了不利影响，激发了针对高通胀和拖欠工资问题的抗议。¹³⁹ 伊朗面临的挑战包括外部持续施加制裁导致的资源紧缺问题，对石油出口和金融部门的制裁影响尤其显著，以及 COVID-19 疫情对经济活动整体造成的广泛影响。¹⁴⁰ 伊朗政府强调指出，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所有权利和经济直接和间接产生长远影响，并坚称这些措施是非法的。

¹³¹ 同上。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3/for-translating-a-book-about-syria-arash-ganji-must-serve-5-years-in-an-iranian-prison/>。

¹³² 同上。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12/iranian-authorities-go-after-more-members-of-writers-association/>。

¹³³ 见 <https://cpj.org/2021/05/iranian-journalist-najaf-mehdipour-imprisoned-with-no-charges-disclosed/>。

¹³⁴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cpj.org/2020/12/iranian-journalist-kayvan-samimi-begins-3-year-prison-sentence-over-protest-coverage/>。

¹³⁵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³⁶ 见 www.accessnow.org/iran-blackout-2021-internet-shutdowns-sistan-baluchistan 和 <https://iran-shutdown.amnesty.org/>。

¹³⁷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A/HRC/47/22，第 50 段。

¹³⁸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³⁹ 同上。

¹⁴⁰ A/74/273，第 59-65 段；A/HRC/43/20，第 44-58 段。

47. 2021 年 3 月，伊朗商会宣布，COVID-19 疫情在红色警戒区内蔓延，将会减少 300 万个工作岗位。¹⁴¹ 到 2020 年 12 月，近 150 万人退出了就业市场，¹⁴² 从事经济活动的女性人口减少了约 100 万。¹⁴³ 即使在疫情之前，就业市场的女性参与率也只有男性的五分之一。¹⁴⁴

48. 合作社、劳动和社会福利部的数据显示，受 COVID-19 疫情影响，截至 2021 年 3 月底，有 67 万失业人员已领取失业保险金达 3 个月之久，而 2020 年 8 月登记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为 170 万。¹⁴⁵ 2021 年，最高劳工委员会批准将非技术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 39%，将技术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 26%。¹⁴⁶ 即使这样，最低工资仍低于每月 4 000 万里亚尔，而据估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贫困线为每月 1 亿里亚尔。

49.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率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36.5% 上升至 2021 年的 39%。伊朗政府已停止对某些商品(包括食品和药品)设定外币优惠汇率，导致食品价格上涨，部分药品短缺。¹⁴⁷ 与前一年相比，2021 年 3 月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67%。¹⁴⁸ 物价上涨，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坠入贫困线以下。¹⁴⁹ 据社会保障组织研究所估计，有 30% 的人口身处绝对贫困之中。¹⁵⁰ 非官方数据显示，绝对贫困人口的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在有少数民族人口的省份，绝对贫困水平尤其较高。

50.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全国各地的工人举行了 1 700 多次和平抗议，要求获得基本权利，包括讨回拖欠工资、要求提高工资和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险保障。¹⁵¹ 在同一时期，退休人员举行了 200 多次集会，要求调整他们的养老金。¹⁵² 60% 的退休人员月薪不到 2 800 万里亚尔，据估计有 70% 的退休人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¹⁵³ 官方统计显示，社会保障退休基金覆盖的退休人员约为 350 万人。

¹⁴¹ 同上。

¹⁴² 见 www.amar.org.ir/Portals/0/News/1399/bikari%2099-3.pdf。

¹⁴³ 同上。

¹⁴⁴ 同上。

¹⁴⁵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⁴⁶ 同上。

¹⁴⁷ 同上。

¹⁴⁸ 同上。

¹⁴⁹ 见 www.amar.org.ir/Portals/0/News/1399/dahake.pdf。

¹⁵⁰ 见 <https://cutt.ly/7nBqDXF>。

¹⁵¹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4/crippling-economic-hardship-enflames-iranian-protests/>。

¹⁵²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1/suffering-iranian-retirees-joining-nationwide-protests-against-chronic-state-failures-swo/>。

¹⁵³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迄今为止，伊朗政府尚未兑现在 2021 年 3 月 20 日开始的伊朗新年将退休金提高 130% 的承诺。¹⁵⁴

2. COVID-19 疫情应对情况

51. 制裁和对银行业务的限制继续对卫生部门产生不利影响，包括导致药品和医疗用品短缺。¹⁵⁵ COVID-19 疫情加剧了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受制裁影响，伊朗政府难以获得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医疗用品和进口胰岛素等产品。¹⁵⁶ 治疗危重或罕见疾病所需的外国药物仍然十分稀缺。¹⁵⁷ 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免除可能会削弱各国疫情应对能力的制裁。¹⁵⁸ 尽管如此，卫生系统面临的一些挑战早在当前的制裁和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特别是医疗质量方面的城乡差距和公私差距。

52. 2021 年 2 月，伊朗政府启动了 COVID-19 疫苗接种计划，首先为全国 34 000 名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共有 2.7% 的人口接种了疫苗。¹⁵⁹ 据报道，6 月中旬，由于疫苗供应不足，几个城市停止了接种工作。¹⁶⁰ 6 月 14 日，卫生和医学教育部长宣布，主管部门已紧急批准了一支国产疫苗。¹⁶¹

3. 强迫迁离

53. COVID-19 疫情暴发以来，尽管联合国呼吁在疫情期间停止强迫迁离，但拆毁边缘化居民郊区住房的现象仍在继续。¹⁶² 据报告，拆毁行动过多针对少数群体的土地和财产，且当事人无法参与相关决策过程。本报告所述期间实施的拆毁行动包括：在司法机构签发拆毁令后，对胡齐斯坦省 Abolfazl 村的房屋实施暴力突袭；¹⁶³ 拆毁和没收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及其周边的农地；¹⁶⁴ 对西阿塞拜疆省 Sardash 的 6 个村庄、共 60 户农民发出迁离令。¹⁶⁵ 2020 年 11 月，在霍

¹⁵⁴ 见 <https://cutt.ly/8nBqJDV>。

¹⁵⁵ A/74/273，第 59 和 63 段；A/HRC/43/20，第 50-52 段。另见 www.irma.ir/news/84057232。

¹⁵⁶ 见 <https://khabaronline.ir/news/1444878> 和 <https://ifpnews.com/iran-producing-97-of-medicines-it-needs-domestically>。

¹⁵⁷ 见 www.mehrnews.com/news/4688345。

¹⁵⁸ 见 www.un.org/en/coronavirus/war-needs-war-time-plan-fight-it；www.un.org/sg/en/content/sg/note-correspondents/2020-03-24/note-correspondents-letter-the-secretary-general-g-20-member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44&LangID=E 和 A/HRC/47/22，第 58 段。

¹⁵⁹ 见 <https://graphics.reuters.com/world-coronavirus-tracker-and-maps/countries-and-territories/iran/>；“COV-Iran Barekat 冠状病毒疫苗投产”，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英文频道。

¹⁶⁰ 见 www.irma.ir/news/84356495/。

¹⁶¹ 见 www.rferl.org/a/iran-domestic-covid-vaccine-coviran-barekat/31307467.html。

¹⁶² A/HRC/46/43，第 17 段。

¹⁶³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⁶⁴ 同上。

¹⁶⁵ 同上。

尔木兹甘省阿巴斯港郊区，Tayebeh Ramezanzadeh 在市政官员拆毁她的住所之后自焚。¹⁶⁶

54. 令人关切的是，继续以巴哈伊教派人员的财产为目标，包括通过一系列法院判决援引《宪法》第 49 条，没收 Ivel 村 27 处巴哈伊教派人员的财产，《宪法》第 49 条允许政府没收其认为属于“不正当财富”的财产。¹⁶⁷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特工对巴哈伊教派人员的住宅和工作场所进行了若干次突袭，包括 2021 年 4 月 6 日和 7 日突袭设拉子 13 户巴哈伊教派住宅，以及 4 月 25 日突袭伊斯法罕 14 户巴哈伊教派住宅。至少有 26 人被捕，其中一些人被迫失踪，仍下落不明。¹⁶⁸

三. 与国际人权机制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合作

A. 人权条约机构

55. 伊朗政府重申致力于同国际人权机制互动协作，并提交逾期未交的定期报告。秘书长指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要求提交的报告分别自 2013 和 2018 年以来逾期未予提交。伊朗政府指出，已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提交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提交的报告，并表示，上述另外两项条约要求提交的报告正在编写之中。

B. 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

56. 2021 年 3 月，人权理事会第 46/18 号决议延长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秘书长鼓励伊朗政府与特别报告员开展建设性对话，并鼓励伊朗政府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伊朗。

57. 2019 年 12 月，伊朗政府邀请食物权特别报告员、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特别报告员和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58.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8 日，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发表了 30 封函件。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期间，共发表 18 份公开声明。伊朗政府对 18 封函件作出了答复。

C.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59. 秘书长欢迎伊朗政府与人权高专办之间的对话，鼓励伊朗政府继续并加强与人权高专办在技术合作方面的互动协作。秘书长办公厅和人权高专办在多个场合向伊朗政府表示，对可能即将被处决的少年犯的处境以及双重国籍和外籍人士遭到拘留感到关切。

¹⁶⁶ 同上。另见 www.isna.ir/news/99082920557。

¹⁶⁷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材料。

¹⁶⁸ 同上。

四. 建议

60. 秘书长:

(a) 敦促伊朗政府废除死刑, 立即暂停使用死刑,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处决少年犯, 并减轻对少年犯的刑罚;

(b) 督促伊朗政府确保遵守公正审判方面的国际标准, 特别是确保所有被告人, 包括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被告人, 在初步调查阶段和司法程序的所有后续阶段都能聘请自愿选择的法律顾问;

(c) 敦促伊朗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因合法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及和平集会自由权利而被任意拘留的人, 并确保今后针对抗议活动采取的安全措施符合国际标准, 包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d) 敦促伊朗政府确保由独立公正的机构迅速、彻底、透明和有效地调查抗议期间过度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拘留期间死亡的情况和关于酷刑或其他虐待情况的报告, 起诉经认定对发布或执行相关命令负有责任的执法官员等公职人员, 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 敦促伊朗政府保障意见和表达自由权, 确保在线等平台对这些权利实行的任何限制符合国际人权法所允许的既定标准;

(f) 敦促伊朗政府确保人权维护者、律师、记者、作家、劳工维权人士、艺术家和环境工作者能够安全、自由地履行各自职责, 而不必担心被报复、骚扰、逮捕、拘留和起诉, 并将疫情期间临时释放囚犯的政策扩大到所有不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在押人员;

(g) 敦促伊朗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 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并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和国际标准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妇女和女童的其他人权不受侵犯, 促进妇女和女童平等参与公共生活;

(h) 敦促伊朗政府保护少数群体所有成员的权利, 迅速消除少数群体面临的一切形式歧视;

(i) 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经济和财政挑战, 敦促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采取适当步骤, 确保人道主义豁免等措施产生迅速、广泛和实际效果, 以尽量减少制裁的不利后果;

(j) 呼吁伊朗政府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意议定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各项基本公约;

(k) 鼓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条约机构提交逾期未交的定期报告，促请伊朗政府落实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建议，并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合作；

(l) 鼓励伊朗政府继续与人权高专办互动协作，落实秘书长报告提出的所有建议。
